援鶉堂筆記

春秋公羊傳

春秋三傳公羊在漢最先出傳習者尤衆太史公作周本紀言文王受命及自序述董生之說皆公羊之學也魏晉以來左氏盛而二傳浸微至宋以來掎摭公羊尤甚余謂公羊之傳非盡出一人其迂晦鄙謬戾於經旨實多漢世學者競於祿利之途安其所習毀所不見膠轕蔓衍益離其宗至哀平之際讖緯既興而建武君臣唱和其分門誦習自私其學者于合時君因之以詭售其所便傳之既久遂以惑世誣民之書信爲先聖之故而自生曲說科旨愈繁迷謬愈甚嘗卽其註以觀其於傳猶未能得其二三況於經乎作疏者不止其

沸而揚其波徒使觀者迷悶不快豈非勞而少功者乎今余之爲是學也盡去其舊說但略存訓詁使觀者由傳以通經雖不盡當於經猶可以見傳者立論之本而非後儒之可汨也何註則别附於各傳之後以漢世經學存於今者少矣故留其全亦足以見當世學者之所研習而不欲芟之也解疏取略與注疏通而已其明白易曉而多騈旁枝悉刊去之至識記亦錄而不廢亦以是書已亡慮觀者欲得其槩非以其言之有補於世也（東樹按據此先生蓋嘗有意於此經成一專書而未見也）

公羊疏新舊唐志俱不載馬氏經籍志云春秋公羊疏三十卷今二十八卷又云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彦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

以備春秋三家之旨陳氏書錄云廣川藏書志謂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閒乎東樹按近王氏鳴盛以為即北齊之徐遵明殆未可信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解云若今之三府掾是也按隋唐閒不聞有三府掾亦無三府之稱意者在北齊蕭梁之前乎此疏有解有問答按隋志有鮮于公春秋公羊解序一卷未知何時人又云梁有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按晉書孔衍傳不言解公羊又云梁有春秋公羊傳問九卷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其書在隋並亡而唐志有之今疏中有問答未知為徐為王然此疏不類魏晉閒人語又內引家語家語出於王肅疑非欽所得引蓋

此爲王愆期書也愆期王接之子接嘗謂左氏辭意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註公羊春秋多有新義見晉書本傳按接此論最爲平允昔東坡云何休爲公羊罪人蓋前人已言之矣惜其父子所爲書俱不傳

序治世之要務也据疏似作治禮之要務而疏字又多誤考諸舊本多作也字也字世字之誤下世字乃禮字之譌蓋當世俗本有作治禮之要務故疏言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非若三王以禮爲務也

傳春秋者非一疏引六藝論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仲舒

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安樂弟子冷豐劉向王彥按劉向穀梁學非公羊也又甘露元年方與尹更始等共公羊博士嚴彭祖諸人評公穀二家同異云安樂弟子謬矣王彥未詳

至有倍經任意分傳違戾者解云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即爲所見之世是任意衍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按緯書盛於哀平之世顏安樂爲仇家所殺疑在孝宣之世當時未必有諸緯也或作緯書者因其說而更易之耳解者据衍孔圖以判顏安樂分張一公而使閔見兩屬之非東樹按顧氏日知錄云所見異詞三語必有所本盧氏文弨譏之曰疏明云春秋緯

云若据先生此言緯在顏說之後則顧氏之意不信春秋緯也顧氏豈不見此解所引演孔圖耶又按春秋緯見左氏莊三年傳疏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等凡十三種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据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据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是則据三世之說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東樹按劉原父云春秋言三世無益於經徒使[illegible]舍三世而言春秋豈不明乎蓋通儒之論其識勝顧氏[illegible]且公羊言所見異辭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辭亦謂作傳者見聞確有是贏絀之數其言本無病分三世者隘而陋之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按雖疑難字之譌而疏強釋為難字之誤謬矣樹按劭公文理晦澀難通

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解云此師謂胡董之前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解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按太史公述董生之言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聖人之道易簡安有如是然則公羊學自前漢師授已紛挐而不可理而所見異辭所聞異詞所傳聞異辭分屬三世自顏安樂有之則知說經而經亡者不得以之專罪何氏也序已云略依胡毋生條例東樹按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程子云大義數十炳於日星而董生云文成數萬其旨數千乃遂因高廟災高園便殿火傅會春秋之說以誅諸侯貴臣爲承天意今人喜尊漢儒而攻程朱夫以大儒若董子者且爾而眭孟以立石僵柳而云漢帝宜誰差天下禪帝位而退封百里又不足罪矣故曰春秋之失亂時加釀嘲辭解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雱臣助君虐之類是也所引未

詳

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解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按左氏爲古文與古文尚書在漢世皆爲古學公羊之立已久故爲今學疏解誤也頃閱王伯厚困學紀聞古今學從疏此解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按二創疑斥上文詆爲俗儒及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爲二創疏解云云非也

此世之餘事按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議論紛紜滋多而未已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擯豈得云閒事也疏解非是

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解云何氏本之作墨守以距敵長義按賈逵爲左氏作長義樹按前解云賈作長義四十一條言公羊理短左氏

理長奏御於帝賜布衣將欲存立未及帝崩鄭衆在前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休不言之故知此所距敵專指賈逵也

問曰春秋据史書而爲之史有左右據何史乎答曰云云之說左氏首已成解不能復重載按此卽指仲達左氏疏抑爲疏者自有左氏解耶

按春秋說云云又云丘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按此等亦姑存之以見爲註疏者附會讖記以解經傳而不知其迂陋而鮮通也又緯書已亡其遺文剩句見於經疏者當薈蕞以備鑒識焉

問黜周王魯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上何以爲誨人何以爲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爲通乎按賈氏長義世已不見欲存其

說故並留此答東樹按齊召南云公羊家妄誕不經莫加此條賈逵闢之是也

隱元年傳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文王周受命之王解云云按何書秦誓疏辨文王無改正稱王之事謂公羊漢初俗儒之言不足取正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

大一統也後人正統之論或謂本於隱三年君子大居正及大一統也撮爲正統之名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云云按注此段所說禮不知所出作疏者亦復不解

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云云按春秋不以日月爲例是也劉原父亦從公羊但

不從何氏之解

解云何氏云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云云按此所引何氏二處注今併具於公孫慈卒下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按祭伯來不蒙冬十二月取牟婁不蒙春二月滅裂如此何以例爲

冬十二月衞人立晉注不刺嗣子失位者時未當喪與二得權重也解云云按桓公之有子與否無以驗之試言其嗣子何人

五年春公觀魚於棠百金之魚公張之注百金猶百萬也按何似以百金當萬字不言其價直也

登來之者何注弟子未解其言按必以此爲弟子之問劭公

之鬪於文事如此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吾與鄭人則曷爲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蓋以狐壤之戰在此年矣

十有一年子沈子曰解云知子沈子爲巳師者正以下文宣五年傳云子公羊子同也按不引莊六年傳而徵宣五年何也大約此疏最劣

桓三年春正月注言無王者見桓公之無王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然元年巳書王豈不足以見始乎蓋初卽位戰懼畏討未敢無王也其餘七年十有三年十五年之二月又俱不書王何也周之二月則商之正月不書王見春秋通於三王不全主周而爲漢制之義亦隱具乎其中矣迂晦不通眞枉

郤十七年工夫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按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注不冠子者他師則冠子者本師矣後多稱子公羊子當是後人述之之辭然則此傳非一人之書明矣

樹按公羊穀梁之名皆是著竹帛者題其親師而傳文則不當有之也公羊之著竹帛自胡毋子都始胡毋雖以經傳授董生猶自別作條例然則此乃胡毋條例之言也何氏雖云略取之以通公羊而於此猶昧而不能辨也

閔元年傳此奚斯之聲也諸巳曰吾不得入矣按曰字疑衍注故與季子獲之當與上求賂乎晉注猶外購求之句連

四年盟於召陵傳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按鹽鐵論引此作子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按作積乃與上文前此後此相應作序績亦無

義矣樹按漢氏諸儒多習公羊以口說相傳久而後著竹帛桓氏之解或得其眞

九年毛伯來求金傳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注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解云莊二十年師解云爾按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傳注引此文非二十年大約此疏本荒陋而後世刊本復多訛脫

宣十五年初稅畝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云云按此注可采以補徹字之注樹按此段可並漢書食貨志論井田愷切詳明未有如何氏此注也

成十五年仲嬰齊卒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魯人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注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

次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以子爲父孫按若如所云政當書仲孫以示譏反去孫乎左此經下孔疏云公羊以爲弟無後兄之義使嬰齊爲歸父之子則爲仲遂之孫故以王父字爲氏

樹按公羊之言悖理害義莫如黜周王魯及此以弟禰兄二事此傳前儒辨者已詳而猶未晰公羊以嬰齊實後歸父据孫以王父字爲氏也何云不與子爲孫以去孫稱仲也所以仲傳兼解經也其實去孫稱仲亦仍氏仲也顧氏亭林曰季友仲遂皆生而賜氏故其子卽以父字爲氏但嬰齊之爲後後仲遂非後歸父也此語可謂定謚僑之僑如奔而立豹以爲兄後則非也明世宗後孝宗非後武宗也傳拘於孫以王父字爲氏橫生枝節說愈繁愈不愜人心顧又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語必有所受按漢宋明三大案允當以此爲斷然又無以解於此傳亂昭穆之次失父子之親之失也不知禮主大法亦順人情當其繼統卽嗣正統之嗣爲之子爲之孫言其常也若以弟繼兄亦嗣所承昭穆之統耳豈謂爲兄之子乎顧氏又云商之世兄終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此可爲確證何呢瞻以爲兄弟不得禰兄爲大夫言之也亦非天子顧可以弟爲子耶何又云子以父字爲氏春秋多有之則無用据王父字而多生疑端也

昭十二年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以伯款卽公子陽生此邵公之說非傳者之云也傳亦不解書法但言伯于陽三字誤耳疑傳所云公子陽生卽哀五年齊陽生入於齊者也傳非一人之文且多道聽塗說之語其年世事蹟之參差皆不知考也卽如此傳所引孔子云者豈非無稽妄語耶左穀以款爲北燕伯之名公羊前亦無傳邵公以此伯于陽之文又緣二傳杜撰爲伯款矣

如爾所不知何注猶曰奈女所不知何按爾非指在側者語急則爾者人我共之蓋言所知者少所不知者多也

春秋之信史也云云按其序其會二句本無深旨爲末句發耳其序言霸者迭主盟會遞爲之長不如注說因上言革而

不革一事遂廣言筆削春秋而成信史之意

十有五年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魏書禮制清河王懌議秦公廟制引公羊大夫聞君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懌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 樹按此清河王駁何休謂宜依王延業議定立四主也不懌卽宣八年仲遂卒萬入猶繹之繹作懌史文刊本字誤也又立主詳穀梁文二年作僖公主傳

昭三十有一年冬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注据讀言邾婁疏謂當時公羊子口讀邾婁黑弓矣按据讀云者相承黑弓爲邾婁之黑弓也 樹按公羊初皆口授後始著竹帛故解云當時口讀也

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
注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將妾子邪按孝公懿公之弟武
公之子傳云不知爲武公夫人抑懿公夫人也何注乃自發
所疑非解傳文
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解云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按
盈或爲名爲姓不則或爲男子謂顏夫人爲嫗盈之女嫗嫗
之稱秦漢間始有之如疏是以老嫗爲顏夫人矣
注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按傳亦不言殺顏者爲何人
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引公扈子者傳葢不敢信前說之
爲實然而兩存其說以具疑耳何注乃猶据叔術妻嫂之文
以論罪之輕重亦固而鮮通矣

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按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者此言不繫濫於邾婁不可也不絕則世大夫也此言欲繫濫於邾婁又不可也

定四年戰於伯莒傳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解漢主謂司馬遷曰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按李陵司馬遷傳並無此文注又引論語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解便辟謂巧爲譬喻辨佞辨爲佞矣今世閒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疏讀辟爲譬論語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便佞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

八年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解云何氏之意云云按此解與王制鄭注意不同

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注狀如麕一角而戴肉疏引釋獸郭曰
云角頭有肉廣雅云狼額肉角按郭璞張揖後出之書豈得
用爲何氏之解

反袂拭面涕沾袍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云
云按魏志文紀注引許芝條魏代漢見讖緯事云高祖受命
雖超乙未然其兆徵始於獲麟

春秋何以始於隱注据得麟乃作獲麟而作春秋此自邵公
之說而春秋左氏傳序孔疏云檢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
秋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
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
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

君子曷爲爲春秋爲春秋如女爲周南召南之爲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知已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爲傳者不敢必其爲得聖人之經意而要爲樂道堯舜之徒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言樂堯舜之道而後有堯舜者知之其樂也得無意之然乎蓋以孔子春秋卽堯舜之道而已爲之傳抉經之心而同符聖軌也其自意特甚但其旨趣微婉耳鄭注禮記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此卽公羊傳之後序非爲獲麟傳也傳者自見其心附於樂道堯舜之徒而覬幸後世之知已耳

春秋穀梁傳

唐楊士勛疏按春秋左氏傳正義序有四門博士楊士勛穀

梁疏新舊唐書經籍志及馬氏經籍考俱云十二卷今此本與監本並二十卷

范甯序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列黍離於國風詠歌實先有風雅之體黍離既是國風誠不可列之於雅頌但天子不風諸侯不雅仲尼刊正還同國風亦是仲尼列之按此論甚鶻突公穀二家之疏每有如此

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於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按晉書范汪本傳簡文作相之日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晉陵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桓溫北伐令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汪屛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

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毋以子氏稱仲子而書係惠公故也

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注常事不書按傳與注其義皆未晰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傳注無此三者不可以會据疏當作無此三臣又按以知義仁分屬三卿當屬前此經儒之陋而爲疏者襲之漫不見端由耳

莒人入向疏向者佗入我極者我入佗按說經固貴明顯不須華說然佗入我我入佗亦鄙倍不辭之甚已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傳夫人者隱之妻也按左氏無傳元年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子氏未薨

余謂此傳文非左氏之舊當是經生据二年之經立說入傳文耳葢謂隱未即位夫人之稱必不屬隱公之母妻武斷解經不然世豈有未薨而歸賵者乎仲子薨自元年事此爲隱妻穀梁當不誤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傳吐者外壤食者內壤按內壤爲日食外壤不知云何樹按下邵曰葢時無外壤也疑至蝕攻下又曰以壤不見於外

癸未葬宋繆公注祭逸曰按晉書儒林傳孝武帝時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又云邈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

四年遇於淸傳遇有二義疏祝吁之挈者乃九月殺祝吁傳疏誤刊在此下殺祝吁傳疏不書氏族二十八字係注文誤

從疏字體

初獻六羽穀梁子曰注言穀梁子者非受於師自其意也按公穀皆非一家之書穀梁子與尸子並出疑經師述其所聞以爲傳非穀梁之自稱也

尸子曰初獻六羽始厲樂矣注言魯於是解自減厲而始用六按以厲爲減注非爾雅釋詁厲作也彼注引此文亦非此非魯作樂之始也史記民不夭厲解厲爲病此或言前此之用八佾今始知病其僭耳不則尸子以諸侯當用八佾六羽爲非也 樹按尸子明日自天子諸侯皆用八佾則以六佾爲病樂是也

桓公元年蔡侯鄭伯會於鄧注鄧某地釋文不知其國故云某陸游老學庵筆記云今人書某爲厶以爲從俗從簡便其

賞古某字也据此注及釋文樹按說文厶息夷切說曰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玉篇厶相咨切說同又厶巳於切飯器也無作某音者[illegible][illegible]書儒林傳疑者巳蓋不言如消日齊俗以不知爲巳巳[illegible][illegible]此疑即玉篇巳於切音與然義可通而音不作某也竊意經儒諱孔子之名作某而如氏因望文生義耳困學紀聞亦同陸說

二年齊侯送姜氏于讙諸母般申之曰注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按父母既不言衣笄衿帨之文則於諸母不應獨表其鞶囊也疑讀爲班與使曾爲其班以班處宮之班義同

莊三年溺會齊侯伐衞注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按罪人斥何人也

五月葬桓王傳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注緦者五服最下言舉

不緬主從緦皆反其故服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按甯自爲之說與其父汪同似謂輕者反其故服則重者當各從本服而反之也此失傳及禮意故韓退之議從江熙但傳舉下二字微讀彼文云傳稱舉下緬者似以緬字屬下爲句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傳以是爲尸女也注尸主也主爲女往耳以觀社爲辭按杜預謂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穀梁以爲尸女墨子明鬼曰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是因齊社男女聚觀公往觀女穀梁之解是也國語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亦聚男女之意

文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傳內大

之直以會外諸侯按諸侯皆諸侯也大夫皆大夫也名分所在豈有內外之殊乎內會外大夫則為恥而內大夫則可會外諸侯此於義何居猥云尊魯真迂陋不通之說

十有八年夫人姜氏歸於齊按此傳疑有脫文或異傳爛脫在此而注疏不加是正因就文作解樹按十一年敗狄于鹹傳身橫九畝下疏注高三尺三寸五寸四字誤倒下眉見於軾疏諸家皆未校出下叔孫得臣卒疏亦誤刊于子叔姬來傳下襄二十七年織絇邢鄭疏亦誤刊殺甯喜傳下昭十五年叔弓卒去樂卒事疏倒下注變謂死喪疏

宣八年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注士喪禮潦車載蓑笠按見既夕篇後作槀車鄭注云今文槀為潦

初稅畝傳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疏何休徐邈云云疑何徐未盡傳意按邢云古者公

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則稅畝者不論公田但計其畝而稅之并二畝半者亦稅之矣古者云云言此不當稅也徐邈之說本於杜預

昭十有五年叔弓卒去樂卒事傳按此下楊疏多先發問而徐解之大約錄舊人之語而未加刊正也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注覬曰按傳序疏其從弟則註云邵曰是也後我兄弟子姪疏曰即邵凱殷泰之等是也此覬字其凱之誤耶抑前注云邵下方空之人耶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穀梁似以蔡爲東所謂漢東三國非以爲蔡侯名也蓋因誤字而誤說之釋文未穩而劉原父權衡亦未詳　奔而又奔之語凡陋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疏莊子云楚人有賣矛及楯者云云按此見韓非子莊子無此語

援鶉堂筆記卷第十四

論語

集解序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按周生烈魏志附王肅傳宋書沮渠茂虔獻周生子十三卷隋志云梁有周生子

宋邢昺疏宋史本傳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歷國子博士賜緋選為諸王府侍講累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為翰林侍講學士受詔與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俄權知審官三年加刑部侍郎四年超拜尚書知曹州

俄召還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祥符初昺知曹州上東封泰山昺表曹州民請車駕經遊本州仍令王範部送州民詣闕優詔答之尋進禮部尚書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者下御史臺鞫得狀欽若自訴詔昺等覆推昺力爲辨欽若德之昺厚被寵顧欽若有力焉按論語爾雅疏乃叔明所撰不得云校定云校定蓋以本於皇侃也朱子論語要義目錄序云本朝至道咸平間命學士邢昺等取皇侃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

晁公武讀書志云按宋世有皇侃論語疏十卷侃引衛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序稱江熙所集云又曰皇朝邢昺

等撰正義十卷亦因皇侃所采諸儒之說刊定而成書余按邢疏所采又有王弼顧歡繆協其間及者有顏特進（延年也）琳公（疑慧琳也見宋書夷蠻及孔顗之傳）凡此特進琳公之稱似皆具於皇氏之疏非邢氏所采也

孔子生月集註序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按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傳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同二十一年但系之冬十月之下蓋以是年冬十月經書庚辰朔則庚子乃二十一日不得至十一月也又公羊何休註云歲在乙卯疏云何氏自有長歷不得以杜氏難之也惟史記云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杜預從之朱子蓋從史記而庚戌之歲本杜氏長歷推之

學而時習之邢疏引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按此引白虎通本皇侃

從心所欲從字釋文無音柳子厚讀爲縱按邢疏似亦爲縱子厚蓋本皇侃以來音讀也

溫故而知新何註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疏溫讀如燖溫之溫觀疏則尋與燖通尋繹則又解燖義也漢書成紀師古注溫故知新溫故也謂厚積於故事也此說未知所本

書云孝乎惟孝友如兄弟包咸注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不註書名常由不見古文也故如此絕句後人用此文亦本於包故從其讀何必强云朱子爲非乎況尊古文者不知此安國之訓耶又王莽爲其子安作奏迎莽男興等以奏示其羣

臣皆曰安友于兄弟

殷因於夏禮馬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按漢書東平思王宇傳夫人之性皆有五常藝文志五者蓋五常之道

八佾舞於庭疏今以舞勢宜方故同何杜之說云云按此本左傳孔疏但改今增杜爲已說耳

揖讓而升下疏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按疏亦同禮記鄭註以揖讓而升下絕句

繪事後素詩人之意似云容色之美者不假粉黛而增姚冶夫子解之則云有素而可施繪耳然亦與攷工之意殊凡畫繪之事後素功康成注云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蓋白者易汙故青赤黑黃之類旣施乃加素耳但鄭據攷工解論語於

詩意不順朱子本陳用之禮書解論語攷工有誤於詩人之意亦失之矣

奧竈月令其祀竈鄭引逸中霤禮云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疏云此廟門外西屋設主於竈陘竈陘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祭既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卽席奧迎尸又禮器疏云奧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延尸入奧按王孫賈之言蓋祭奧之禮在後而祭主於竈陘其禮在先也與其媚之於後不若媚之於先故求仕於衞者亦不若納交於左右用事之人之爲得也又按此竈乃祭時熺爨雍爨之竈非如今人日用烹飪之

地故在廟門外

哀公問社文二年作僖公主疏作哀公問主於宰我按疏本公羊何註公羊疏云古文論語有社字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何以爲廟主也

何患於喪乎朱子解喪字本劉原父七經小傳解木鐸仍用孔安國注則以上有何患字也余謂原父說此尤微封人明識孔子爲世之師也其說亦本揚子法言

里仁爲美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按康成解亦本荀子荀子大略篇仁者里仁非其里而居之非禮也樹按應德璉百一詩所以占此土是謂仁智居善注引論語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可謂謬矣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據孔博士詩則如字若春秋第四篇第五章引此似作烏路反樹按春秋四篇未詳記者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按字書有平上去三聲而屏去之去與離去之去未嘗有上去之分也邢疏不可違而去之一句極明　凡字以上去分義似亦非古顏氏家訓曾言其非

蓋有之以我未之見也孔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為能有爾我未之見也集註蓋不敢終以為易正本其意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言果人人用力而有不足者亦必見之一節有此兩意時文於我未之見一層往往略過題面不清但以莫肯用力夾雜說

事君數舊註數謂速數也邢疏云瀆而不敬劉原父意林昭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引論語此文云數猶數數也云進之不以禮節者為數莊子曰彼於致福未數數然左氏傳無曰

不數於六卿之門皆謂進不以禮

瑚璉也禮記音與此同然杜甫水宿遣興詩嶷嶷瑚璉器似以平聲讀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鼎侃據此云鄭註誤論語疏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文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傳而誤

可使治其賦也襄二十五年傳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治甲兵孔疏以下書土田諸事皆爲論賦之事

千室之邑左傳襄二十七年唯卿備百邑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孔曰亡喪也按漢書楚王囂傳亡之作蔑之

竊比于我老彭包曰老彭殷賢大夫疏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按王弼一作王肅釋文作鄭氏

自行束脩以上按尚書如有一介臣傳如有束脩一介臣疏云孔註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今註玷此語又後漢書伏湛傳杜詩薦湛疏自行束脩訖無毀玷章懷注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集注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假五十作卒按劉作聘君者劉勉之字致中學者稱白水先生東樹按此條惜抱軒筆記亦載之皆不詳竊嘗考之朱子四書集註引用諸儒之說凡五十五家漢司馬遷倪寬晁錯董仲舒孔安國馬融趙岐毛萇何晏諸葛武侯唐陸德明趙寬韓愈丁公著宋周子張子二程子謝氏良佐楊氏時藍田呂氏大臨游氏酢尹氏焞羅氏從彥呂氏希哲稱呂侍講王氏安石蘇氏軾武夷胡氏安國

五峯胡氏宏氏文仲延平侍讀張氏栻邢氏昺洪氏艮師聖林氏了翁陳氏暘安王勉徐氏平稱師於劉也略其人則也惟鳳鳥不誤也又兩子學廬子孟章引陳氏歷於道傳四書纂泰伯武王曰四書過亦闕致堂胡氏寅劉氏安世稱劉忠定范氏祖禹孔李氏侗稱師劉氏勉之稱劉聘君劉氏敞稱劉稱敬夫呂氏祖謙吳氏棫周氏孚先晁氏說之興祖西山李氏郁光祖黃氏祖舜繼道侯氏仲之奇張氏九成鄒氏浩潘氏興嗣豐氏稷魏氏晉之曾氏幾吉甫何氏鎬稱叔京蘭溪范浚建陳氏朱子尊周張程稱子諸先輩皆稱氏於延致中以父執稱聘君於南軒何鎬稱字以交習稱名如王勉范浚潘興嗣趙匡稱字遊宋祖諱至章引張子語諸本皆誤作張氏此傳刊者之瞽瞍底豫章下引延平語亦誤作李氏曰宋徑引徐氏曰未詳何人孟子語盡心篇齊宣王短喪嫡母云云閭徽君云乃臨海陳者鄉字壽老詹疏於諸儒名字爵里皆詳獨闕此一條又論語子有亂臣十人引劉侍讀乃劉貢父敞胡炳文

互鄉難與言疏引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皆難與言也觀此

疏凡論語似舊本有疏而叔明等修之非創也故本傳但云校定琳公豈慧琳耶東樹按孝經序近相祖述殆且百家疏引諸儒名氏有釋慧琳在何晏下

關雎之亂孔子世家云幽厲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王道之始張守節解亂曰理是也論語鄭注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註雖與史記義殊而以亂爲理則史鄭義之所同也朱子解亂如楚辭之亂此勝於鄭註而引史記却非且以合樂三終例之則關雎如朱子之解得矣以之言詩可云關雎爲終乎此不得爲風始矣東樹按晉司馬彪傳關雎既亂師摯修之王厚齋所引諸說未及　按此疏乃重寫鄭注以此知叔明之陋

顏淵喟然嘆曰集注胡氏註無上事而喟然歎曰按晉書儒

林劉兆傳有答如上事語又楞嚴經語月光童子章中有說如上事語

不舍晝夜顏監匡謬正俗云舍字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此不舍晝夜謂曉夜不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晝改音捨違義借讀於理乖僻楚辭辨證亦及此莊周云百舍重趼亦謂在道多止息也然邢疏云不以晝夜而有舍止則舊本讀去音東樹按張茂先勵志詩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爾庶士胡寧自舍以舍韻夜善注亦讀去音困學紀聞從楚辭辨證

苗而不秀疏此章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爲之作譬也按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想舊有是說故疏仍之禰碑見潘正叔贈陸士衡詩註

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至夫何遠之有按漢魏論語似以唐棣之華通上可與適道爲一章董子春秋繁露竹林第二詩云棠棣之華至可與適道矣東樹按上明言未可此復言不遠弟譏其不思耳恐非聖人辭理合之非是

鄉黨朝位天子五門庫皐雉應路舊以皐在庫外非也諸侯三門庫雉路也又天子諸侯三朝燕朝於內寢之廷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及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是也其日視朝則於路門外司士正朝儀之位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司士爲之位是也此玉藻之內朝卽文王世子之外朝又名治朝盇對中門外之外朝爲內對路寢內之內朝爲外也其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則朝士職所云三槐九棘

之朝也然則此入公門者庫門也過位者此外朝之位門屏之間宁立之處則雉門之外也復其位孔博士云復其來時所過位非也此位卽朝士職所云孤卿大夫之位葢云出矣則適其外朝之位而君亦適路寢矣安得如唐應德文云瞻仰堂上君適臨之者哉又何屺瞻引匠人注云復位指外九室所云者卿朝焉者然余按爾雅明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言位則非室內之謂矣且匠人乃天子之制諸侯備九室否鄭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治事處

禮記下卿位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註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邇卿是

也按鄭孔之說以過位爲君位異也

檀弓朝不與燕不坐正義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以下大夫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明脫屨升堂則坐也

執圭集註云諸侯命圭使大夫執以通信按玉人瑑圭璋八寸以頫聘聘所執非命圭集註誤聘禮記凡四器者惟其所寶以聘可也諸侯所有圭璋璧琮固非一矣然必擇其美而爲國之所寶乃執以聘此所以爲重器也

疏凡執玉之禮大宗伯云云按直抄下曲禮疏以是知叔明之陋

紅紫檀弓練衣黃裏縓緣釋文縓淺赤今之紅

非帷裳必殺之按儀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今冠衡縫以其辟積多又喪服傳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註祭服朝服辟積無數素間辟積於下

齋必有明衣疏凡祭服先加明衣云云此本皇侃之說見玉藻正義

君賜腥禮運腥其俎孔疏據郊特牲少牢以薦孰爲之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薦之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朝薦薦腥故腥其俎之時豚解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

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禮家以前節君客其臣其有嘗羞者節非君所客也鄭注飯飲利將食也讀飯上聲而說論語者證侍食於君亦君不以爲客者也而夫子猶先飯則與玉藻禮異余謂玉藻飯飲而俟之飯亦讀去聲蓋飯且飲但不嘗羞耳則論語此節及玉藻後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亦相符矣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曰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而漢書杜鄴傳云善閔子守禮不苟從親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後漢書范升奏記亦曰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此說得之胡氏於文句雖順較不如此說於義長也

魯人爲長府昭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注官府名今集注用鄭氏註

億則屢中注雖非天命而偶富按偶富非偶然之富卽疏所云經營之累甚致富也註中兩雖字本長語不必泥之

吾與點也周曰善點獨知時按朱子集注初本曾點之學有以見夫天理本然之全體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故其胸中灑落無所滯礙而動靜之際從容如此及其言志則又不過樂此以終身焉無他作爲之念也後改本云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渾然日用之間隨處發見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適其所理之常而天下之樂無以加焉用之所行則雖堯舜事

業亦不外此不待更有所事爲也但考其行而不掩焉故不免爲狂士然其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右見答萬正淳書樹按近吳江吳志忠著四書章句集註定本辨淺妄僞謬亟宜放而絶之

唯亦則非邦也與曾晳如不知子路以言之不讓而見哂而哂其爲邦也者則一問求而夫子之答已明何爲又問赤乎況六七十如五六十求言之而點親聞之豈復有非邦之疑蓋其問以子路自知其能故肩之而不爲遜辭而求赤則似有未遽自信者姑爲退讓之言耳而夫子答之以皆爲邦與子路故無異也二子非有所不足而可衆信其能耳葉花南之說如此按註疏以唯求唯赤二句曾晳之問皆爲夫子告曾晳之言於文義不符順

克己復禮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按諸葛恪傳云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此正循用孔馬舊義左昭十七年傳引孔子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精義范氏事得其序謂之有禮禮得其和謂之有樂事不成則無序亦無和故禮樂不興東樹按此句孔無注則解經亦大疎矣

邦無道危行言遜集註爲國者使士言遜豈不殆哉宜亦有譬於當時云爾然朱子於時則竊同柄國有忌於忠直及高世之言其君人者非有厲禁也

禪諶漢後書皇后紀有議郎卑整引風俗通云卑氏鄭大夫

卑諶之後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脾湛音諶

孟公綽左襄二十五年傳齊崔杼師師伐我北鄙云云孟公綽曰齊崔杼將有大志哀九年齊侯使孟公綽辭師於吳

公叔文子孔曰衞大夫公孫枝鄭注禮記云公叔文子名拔或作發公孫枝秦人此注疏誤蓋仍南監本之謬毛氏刊書並不詳校何屺瞻已言之又公叔文子見左襄二十九年及定六年傳

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馬曰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爲之難按後漢書皇甫規傳論正本馬氏之說然文義頗不順當云言之而能不怍者其爲之亦難矣何也內有其實而後不怍夫積其實爲之不亦難乎

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孔曰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疏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
衰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云按此元凱謬說奈何據之以
解經況孔注並無心喪之解此陋儒之惑世也
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顓臾在邦域之中下云謀動
干戈於邦內似不得指爲遠人又云社稷之臣亦不得以不
服加之文德須言禮敎風化之美蓋以均安爲心而不以貧
寡爲患則不得利遠人之所有但致其來而安之舍文德之
修而奚事哉玩故字葢舉先王古訓成式而示之以見不事
干戈而修文德本眞求均安之而無所利之固如此耳其於
遠人尙無事於干戈況近如顓臾哉須見李文貞時文已如

此說註中有內治修云云然此章對季氏說上節是應手針砭內治尚未暇與之深言時文講章不足據也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昭二十五年傳樂祈曰政在季世三世矣注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注宣成襄昭昭三十二年傳史墨曰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世於此君也四公矣所云四世五世當據傳而增定公桓子耳集註不言文子則泥於左傳載季文子之美又以舊注及悼子故承用之鄭注据史墨之言增定公為五世則四世並及桓子可知孔註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据左傳及世家文也按孔博士作注時遂下据史記乎且魯世家亦不及

悼于也

便辟便佞按公羊定四年傳註引論語作友辨佞疏便辟謂巧爲譬喩辨佞辨爲媚矣此與馬鄭義殊馬融注便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鄭康成注便佞便辯也謂佞而辯詳見前公羊定四年傳

夫人自稱曰小童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曲禮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注謂畿內諸侯之大夫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謂饗來朝諸侯之時

子見夫子乎昭七年傳孟僖子曰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孔疏身爲大夫乃稱夫子此時仲尼未仕不必稱爲夫子未仕之時爲仕後之語是邱明意尊

之而失事實陳恒未死言論亦此類也

虞仲夷逸南漢地理志小顏注虞仲即仲雍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逸也僖五年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注不從父母命俱讓適吳哀七年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按周章之弟武王立爲北虞者亦名虞仲

朱張疏云王弼以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按荀卿所稱乃馯臂子弓弼云即朱張未知所本

亞飯三飯四飯周禮膳大夫司樂禮記玉藻王制但有侑食舉樂之文而已四飯之文僅見論語包咸注云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白虎通義禮樂篇王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

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云云四飯之義得此始明又按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孟堅以太師摯爲紂時故其作白虎通以四飯爲王制又云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然魯用天子禮樂卽以孟堅王制之說爲夫子自衞反魯後事解之亦可通也儀禮特牲少牢所云三飯九飯十一飯者賈疏云食與飯有大小之名一飯爲一口此與論語義殊

君子不施其親孔曰施易也按漢書衞綰傳劒者人所施易

如淳施讀曰移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按漢書薛宣傳引此作君子之道焉可

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宜雖淺於經術然亦見當時有此讀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曰困極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永終按史記三王世家允執厥中天祿永終直不疑傳永終天祿班叔皮王命論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漢人多如此解尙書孔傳亦同包注惟魏志陳留王咸熙二年紀云天祿永終歷數在晉似如今朱子集註然晉書武紀鄭沖奉策晉王云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仍同漢人相承舊解也

予小子履三語孔曰墨子引湯誓其解若此按此見於墨子兼愛篇名湯說不名湯誓蓋湯以旱災號告於神之辭故其

文曰今天大旱云云下云此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
憚以身爲犧牲以詞說於上帝鬼神此正周禮太祝六祈六
同說也而後之作二十五篇之文者遂踵博士此篇之誤斥
爲伐桀而又以告天之文爲伐桀之文矣又墨子引昔者武
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
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俗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
維予一人
正義云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書檢大禹謨
湯誥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略矣余按二帝三王之事數語
商書湯誥孔疏具之蓋此疏出於皇侃故孔得引之耳或邪
晁鈔孔疏僞書雖行於梁世然羣儒未必遵之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曰命謂窮達之分按董生對策引此以知命爲知天命之性

孝經

唐明皇御製序朕三復斯言景行先哲正義曰景明也按景明也本鄭箋然余意此序之意與後漢書劉愷傳中景仰前脩同誤用經字耳作疏者曲申之也王少頭陀寺碑法師景行大迦葉

今存於疏用廣發揮蓋明皇御注命元行冲作疏邢昺奉勅校定注疏序云今特翦截元疏即元行冲疏也

御註疏字今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云云一𠬝按此即劉子元之議元疏襲之

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弟子按康成禮注所稱司農乃鄭衆也康成於漢末曾徵爲大司農故宋均亦稱康爲司農

孝經疏多梁隋前舊說其義不必皆善然所當識

爾雅

郭璞序 總絕代之離詞史記言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

豹鼠既辯 竇攸辨鼮鼠見摯虞三輔決錄注云光武時

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疏十餘家者陸德明敘錄犍爲文學注二卷劉歆注三卷樊光注六卷李巡注三卷孫炎注三卷惟此五家而已又五經正義援引有某氏謝氏顧氏今郭

氏言十餘者典籍散亾未知誰氏或云沈旋施乾謝嶠顧野
王者非也此四家在郭氏之後故知非也王厚齋云經典叙
錄爾雅有犍爲文學注二卷一云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
漢武帝時待詔範按隋志云漢中黃門李巡又小雅蓼蕭詩
疏云巡與康成同時則巡卽後漢書宦者呂強傳末汝陽李
巡矣孫炎見魏志王肅傳樊光京兆人後漢中散大夫見後
釋艸疏中

釋詁　廢稅赦舍也陸氏爾雅音義稅始稅反

釋言　煁烓也烓音頃按集韻音亦同疏然則烓者云云三
十一字本詩疏

釋訓　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以下數句合韻

釋親　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注同出謂俱嫁事一夫按妻之事夫與婦之事舅姑等同出而嫁一夫者何以論生之先後而爲姒娣

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注猶今言新婦是也按疏引儀禮喪服傳鄭注云云較儀禮多二十五字

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按前所云姒娣者旣謂同嫁一夫以年先後而爲姒娣之偁矣此所云長婦稚婦者自以夫之長幼而別之耳疏乃云止言婦之長稚不言夫之大小葢非所引左氏傳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爲姒殆亦偁爲世偁猶今俗以兄嫂而呼弟婦爲嫂者矣

釋宮　正門謂之應門疏大雅云乃立臯門鄭箋云諸侯之

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按諸侯無皐門應門
室有東西廂曰廟註夾室前堂按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廟
廊惟淸善註引此語犍爲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

釋器　甌瓿謂之瓵疏引方言或謂之甇罃謂之甈鼓鼙按
甈讀爲鼓鼙之鼙耳鈔撮方言遂幷其音釋雜厠行間正文
豈作疏者卽如此誤耶

肉謂之羹註肉臛也疏儀禮所謂膷臐膮是也按公食大夫
禮鄭注膷臐膮今時臛也皆香美之名

釋天　釋天第八按此疏全鈔禮記正義

釋地　河西曰雍州疏酈元水經云云案宋時論語疏亦皇
侃孝經則元行沖爾雅未詳此引水經則唐宋閒

燕有昭余祁注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按今介休縣東北二十餘里俗名鄔城泊

廣平曰原高平曰陸按尚書孔傳高平曰太原

西至於邠國按玉篇本說文於水部汃字引爾雅邠國作汃

丘背有丘爲負丘註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于背上按此自解負丘也非必仍解上文宛丘記詳

釋山　上正章按李善注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引此作鄗

泰山爲東嶽五句疏中所釋全鈔崧高詩疏詩疏亦不知誰氏之說似非出於孔氏疏又云竊以璞言爲然按爲下脫不字詩疏亦同

釋草　卷施草按劉逵注左思吳都賦作卷葹

釋木　時英梅疑時英二字爲句疏云英梅者似誤

楓欇欇廣韻楓字下引孫炎云欇欇生江上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泥之即雨

檟苦荼凡作疏於注文必自爲解無覆述者此條注疏同文余疑此殆舊人之疏無注文者宋人抄錄不加裁翦耳

釋蟲　蜚蠦蜰疏引左氏云云本隱元年孔疏

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注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範按詩疏引郭注有蟘與螣蟊與蝥古今字耳十字疑亦郭注詩字下脫失也蟊舊或作蝥

釋獸　鼨鼠按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

大如拳恰諫謂之鼮鼠而賦之盧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
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若虛藏用弟見盧藏用傳
豹文鼮鼠注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
疏引漢書云案本傳無此

孟子

宋孫奭疏■按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
上書願侍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講
尙書賜五品服眞宗以爲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久
之以父老乞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還左諫議大夫
罷待制還糾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
中徙兖州仁宗即位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

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左僕射謚曰宣常掇五經切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五經節解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按叔明宗古並爲宋初經儒而宣公詆天書之妄諫汾陰之詞論朱能之誕引唐元宗覆亡禍轍陳勝黃巢之倡亂隋煬帝晉末帝惑於小人而致滅亡之故以斥一時姦邪造祥瑞託鬼神輕勞車駕虐害飢民至述馬嵬之詠國忠戒眞宗毋爲明皇不及之悔痛哉其言之也以視叔明之妄飾部民望幸請駕經曹州其用心何如哉昺爲國子祭酒日減印紙之費

柳氏本不具又眞宗之世號爲太平如宗古所論禍患殆一無所驗而當時不以爲罪作史者亦不以其言爲無驗而屏而不書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人君之所以上承天地下答民萌不容以少懈也而思患於未然杜邪於未幾者人臣之所爲恪恭匪懈而不敢以阿合取容苟焉將順爲美也往時

車駕東巡先師副憲樂園仲公亦以應變爲言値海宇昇平朝野乂安而抱厝火積薪之憂可謂迂而寡當而先師卒以直言而死論者亦咎其言之無據嗚呼是豈知節士之所以忠其主哉後人君欲崇經學脩儒術尤當重廉恥養士氣以培植其根源不則借六藝以文奸言而曲學阿世其害固匪

淺鮮矣

僞疏删趙註■王伯厚曰孟子疏序云孫奭撰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是邵武士人僞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何屺瞻云今刊本趙注非全文僞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删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眞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者具在安得好古者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閻百詩以爲聞所未聞余按小弁小人之詩章朱子集註所載趙氏曰生之膝下數語今刊本正載之疏中可徵何說之信又齊人伐燕勝之章末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順則天意從焉矣今見疏中且少二句又善注文選出師表引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同之猶有感激今本

見聖人百世之師也疏又注永自試表引趙岐孟子憂國忘家又嵇康絶交注引趙岐孟子章句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爲貴善注陸機連珠引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崇文總目云唐陸善經注孟子以書初爲七篇因芟去趙岐章指與其注繁重者復爲七篇云又晁公武云孫奭撰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余按今疏仍云子莫魯賢人同趙注然則今疏非晁氏所見之本與其載疏中章指卽陸氏之所刪而作疏者又采以入疏與

僞疏荒陋舛謬如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注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正義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

之人可以友也乎按注似以讀其書進下讀僞疏葢未詳也
有不虞之譽章注云若尾生與婦人期於梁下陳不瞻將赴
君難云云正義云尾生陳不瞻之事皆據史記而言其事煩
故不重述耳按史記中載尾生事見蘇秦傳陳不瞻事見於
韓詩外傳新序耳又西子蒙不潔正義云西子西施案史記
西施越之美女云云史記亦並無此語荒陋如此乃敢託名

僞作疏字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予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
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
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
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葢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

翆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云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从趙氏以仲子爲孟子之從昆弟與譜不同右此一叚見王圻稗史文史門不知采自何書孟子生卒既不見於前史其譜諜所撰安從得之也按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無三十七年若云二十七年之誤則是年已亥至赧王十六年壬戌郎八十四矣安得至二十六年乎或者三十七爲二十七之訛二十六爲十六之訛然八十四終不可信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從孔子既殁而言之抑從其生時言之耶

一遊一豫　按昭公二年左氏傳宣子譽之正義引服虔注

云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爲諸侯度所引夏諺孟子文也

雖有鎡基　按周禮秋官薙氏春始生而萌之康成謂萌之者以斫其生疏云漢時茲其卽今之鋤也

其間必有名世者　國志集注傳子引此作命世見荀攸傳註古名命字通故諸書多云命世大才命世之才又亡命卽亡名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　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按王與之周禮訂義於遂人餘夫受田引禮圖說正用邠卿此注蓋云中地二十五畝萊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五十畝所云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

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也鄭氏之說不與孟子合注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按禮記鄭注夫猶治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

巨擘　擘小顏漢書注步歷反見田儋傳

逢蒙　匡謬正俗云逢蒙之蒙當如其本字更無別字今之爲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音

鬱陶思君爾鬱陶乃喜也舜曰惟茲臣庶亦喜之之詞故曰象喜亦喜但以憂喜連言觀僞喜句可知鬱陶哀思孔傳耳明人閩鄭瑗井觀瑣言以此爲書文者是

有庳　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範按此言舜葬後

而象始來營道蓋有庳不知何地人以象爲有鼻之君而至此故呼爲鼻亭耳非象封也漢書昌邑王傳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庳死不爲置後顏師古注在零陵今鼻亭是也鼻亭得名果因象與否誠未可知卽果因象名之則亦括地志爲是若如顏監之說象封竟在零陵則眞是放矣孟子何云封耶

欲常常而見之　趙注以欲常常而見之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朱子以不及貢九字爲古書之辭按文義語勢朱子得之然尚書逸篇傳至齊梁而趙此注亦似目見非如他注逸書也

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　註中謂不待及二十字是一句然

余按以政之以猶與也

食色性也　註甘食悅色云云按甘之悅之者爲性以我爲悅以長爲悅遂於此判內外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　由是云者仍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言之

牛山　續漢志青州臨菑下劉昭注引孟子注曰南小山曰牛山按今趙註無此語

耳目之官不思　荀子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

爲其事而無其功者　渻于髡似以孟子之意謂國之削而不亡者卽賢者之效不待名實之加於上下也故以爲其事而無其功爲未覩髡葢以孟子在三卿之中爲爲其事矣又

一說爲其事之必有功言有諸內者此一句足上文耳以見爲之而無功蓋無諸內也按上兩說前說似平穩

葵邱之會句　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　邠卿注與諸侯會於葵邱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疏云皆束縛其牲而不復歃血言不負桓公之約也疏雖僞作然諸侯屬下讀不誤諸侯屬下讀方與今之諸侯相對車板讀書之讀與匱通云云余謂讀書者讀載書也豈可以讀爲匱左傳昭九年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襄公九年士莊子爲載書杜注載書盟書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　策孟子所言載書似同僖二十五年宵坎血加書也鄭注司盟盟者書其詞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

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按盟之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坎血而讀書歃口歃血也

人知之亦囂囂　囂韻書以許驕切者喧也五刀切者爲自得貌按車攻選徒囂囂毛傳囂囂聲也釋文囂五刀反或許驕反據此喧與自得義殊而音可隨讀也

蘖子　玉藻公子曰臣蘖鄭註蘖當爲枿聲之誤釋文蘖音枿五葛反徐五列反

王子有其母死陳氏注云云　按喪服傳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注云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爲母不得伸益禮云厭降者緣君父耳無厭于嫡母之文趙邠卿孟子注云

王之庶夫人死迫于嫡夫人集注引陳氏厭于嫡母之說葢竝非是按陳氏之說本於趙注又集註今刊本引儀禮脫一麻字麻者鄭云緦麻之經帶也閻若璩四書釋地於此處集注並加駁正按禮公子爲母幾無服矣傳云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今王子母死請數月之喪或亦以喪服記所云者爲不安于心而欲伸之故云欲終之不可得非并儀禮所云云者不可得也葢觀其傅之請及孟子之言其於儀禮此條所云古之道不卽乎人心者與　閻若璩潛邱劄記云集註所載陳氏乃陳耆卿按通考經籍志有陳壽老孟子紀蒙十四卷不言作書歲月其論語紀蒙成於嘉定之初葉水心序之云古聖賢微言至二程而始明張呂朱氏

後時同起天台陳耆卿生晚而又獨學然則耆卿後於朱子朱子恐無由取其說也朱子卒於慶元六年下距嘉定初七八年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所見之武成疑非今世所傳之武成得毋後出者因孟子而敗耶　牧誓云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則諸從征衆矣又言檀車之盛鷹揚奮武豈以戰爲病

以追蠡註引豐氏豐氏未詳豈豐稷耶然稷本傳及藝文志並未言稷注孟子

兩馬之力與　註云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余按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注國馬

民馬也十六邱爲甸有戎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也且邠卿之注似謂此兩種馬之外更復多馬故齧限深切耳又楚語國馬足以行軍非關

故思其次也對中道而有次之名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三句孟子自解引孔子之言而見在陳所云意亦同耳思其次也兼狂簡言之下又其次因上舉狂者之槩而及獧者乃就其次而分別其等不必以上文其次卽單指狂語意次第如此

易林

易林四卷按隋志焦氏易林十六卷又有周易變占十六卷易林紀驗沙隨程逈箸按少隨易解外編所載與此不同此多陋語不知誰所爲也

費直題其前曰六十四卦變按費直題焦氏書似流俗人妄爲之

春秋繁露

總評　今編修胡君仲方繁宰莘鄉按繁渠字之訛

目錄卷十三　四十之副他作四時之數

卷一　楚莊王第一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明汪道昆本注得殆恐是不待余按殆疑跡

晉伐鮮虞按昭十二年十五年公羊無傳樹按先生蓋謂仲舒公羊學也公子慶父之亂云云當時治公羊學者於晉伐鮮虞及公如晉未審若爲杜譔作解此蓋據其文以立說故其文舛牙不可讀非傳本誤也

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按文見昭二十五年傳

玉杯第二其論難之非董之所能見也似仲人仲論董生之說

卷二　竹林第三詩云棠棣之華至可與適道矣按漢魏論語俱棠棣之華以通上可與適道爲一章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云云按董生時時疑未見古文尚書且亦不得見禮記之所引也

鄭伐許見成二年以喪舉兵見成四年蟲牢之盟見成五年以上並無傳樹按亦謂公羊

卷三　玉英第四遂賢君而霸諸侯遂下有脫字

辭窮無稱主人按主人上疑當重一稱字

經曰弒其君與夷傳言莊公逢殺之按公羊傳無其文二傳
亦無未審何人之傳

至於鄫取乎莒之以爲同居按之字衍喪服小記同財而祭
其祖禰爲同居

莒人滅鄫云云按襄六年莒人滅鄫公羊無傳治公羊者取
穀梁爲說然穀梁云立異姓以莅祭祀而不詳其事至何休
范甯乃云鄫立其外孫莒公子也范甯說尤詳不知其所自
受今閱繁露亦同

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按此見隱八年公及莒人盟於
包來

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按此見莊八

年

故謂之大去按大去其國不同公羊亦與穀梁異

卷四　乾溪有物女水盡則女見二女字誤東樹按當作汝水盡則見汝水滿則不見此即楚靈王死處之乾溪但事物不詳乾溪在今潁州府亳州界

大戴禮

韓元吉序　按儒林傳云云不知按上引何人之說

宋季三朝政要理宗嘉熙元年詔國子監下臨安府刊朱子通鑑綱目禮記集說大戴禮列於學官故當時有十四經之目以大戴禮也

主言篇女憧或引易憧憧義非此即寡人惷愚冥頑之惷也

史記遵職奉義愚惷而不逃事本書千乘篇作不敬以惑憧

愚皆同又疑同侗論語孔記未成器之人宜謹愿豈非女憧
之解耶
王言篇三井爲句烈家語作三井爲埒埒三爲矩矩句字近
古書難明當兩存之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不必核以周官
孟子矣
五義其心不買買或改貫爲近亦或作無有差貸之貸
五帝德篇歷離日月星辰離如離經辨志之離或如揚子炳
明離章之離蓋猶歷象耳非附麗義
小辨篇傳言以象反舌皆至象卽象胥也
衛將軍文子蓋介山子推之行也按史記注引此作子然
少間按前書武帝紀臣瓚注引猶名此爲三朝記不名少閒

釋名

序　劉熙成譔按成下脫國字陳氏書錄解題釋名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譔　吳志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